

補侍兒小名錄

王銓著

中華書局

補侍兒小名錄

此據稗海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補侍兒小名錄

宋 汝陰王 銓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

山兮鬱嵯峨

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矯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

祖台志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薛郭馬三妓與桓宣武馬遂生桓南郡

續後記

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鷙覆之取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

續記

宋何恢爲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美而有寵將之任要權貴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悅之頻求於恢

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

佃夫怒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

南史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邸舍遣吏迎仲孺趨入

拜謁將軍迎接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

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

仲孺大貿田宅奴婢而去

死

晉書后召惑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舜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而不能飲舜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下不

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廢太子王隱

晉書

孫綽韓非靈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元年六月余家婢辟邪夜眠如夢嚙語半時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瞑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云云孫綽集

晉泰始二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爲脩華王宣爲脩容徐琰爲脩儀吳淑爲婕妤趙珽爲充華十年使太常洛陽令司馬恢拜采女胡方爲貴嬪又使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璗爲淑妃臧曜爲淑媛趙祭爲脩容陳秀爲脩容咸寧三年拜美人左嬪爲修儀邢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晉書南

宋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史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四人崔豹古注

唐進士段何太和八年貧居臥病有四人負金碧而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說諭再三何終不應乃以紅牋題詩一篇置何樓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妊娠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

惆悵碧樓紅玉鉢書迹柔媚亦無姓名紙末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記河東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應宏詞寓京師以錢六萬置青衣鴉鬟垂耳曰春條善書音旨清婉有所指使無不愜適又潛爲小詩曰幽室鑲妖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藍羅衣香不疑素禮門徒尊師者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不疑令作法春條撲然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殼然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恠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幽忙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輶轆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錢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眼初睞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携手雨中看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汎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

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淒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制。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爲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齎幣詣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鴈回時寫報音。難憑冰蘖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已上女舞圖

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資治通鑑

貞元中淮上黃全虛者。雖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暮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皆賜全虛焉。

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歛屏者。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顧侍婢曰。露仙可準備幃帳。

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窗牖間。及覺。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曰。
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於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

窕浮雲車。通幽

唐韻諷家于汝潁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諷異之。卽掘深尺餘。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質。娘子嫉妬。生埋此園中。

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曰。已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暫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筭。笑以授士人云。已

會昌解
頃集

趙王鎔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魄於趙衰。伯符輶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筆。授毫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啟。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紲。蹴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劉崇遠
耳目記

穆員稱其麗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聲音能移人爲工

穆員集

柳條女奴也成都米市橋爲蜀時有柳條家酒肆蓋當時皆以當壚者爲名柳條偶得患沉綿經歲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丹數粒柳條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能行終服充盛

如初今記

古

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喘然忽有一少年道士直來床前謂元曰本師知公病遣某將少膏藥來可傳之元公寵姬號靜君收藥貼之至暮而愈失道士所在

劉公嘉話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龍素娥行羅紹威聞其殊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齋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諸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歎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

燈下閑笑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人爲郡窮於京師里而人絕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宮中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因爲作小東詩焉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鐘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予遇於洛

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卽後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
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予爲嵇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
花態生春堂龍盤王氣變秋霧淮聲哭月浮秋霜宜城酒煙濕羈腹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
聽黃塵染鬢無前緣我聞襄陽白銅鞮荒情古艷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柔絲洛陽公
子擎銀觴跪奴和曲生玄光茂陵旅夢無春早彤管含羞裁短章已上錢易集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委旅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瑤瑤王氏
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閣臨軒軫恨覩物增悲雖觀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
硯小玉看題其詩曰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覩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鈞鄭子依
韻繼之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對銀鈞霞卿乃故邑宰韓
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緣遇暴冠而卒鄭子怡然而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角婢子輕綃
持詩以贈之詩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己何必留程見婦人鄭得詩抱
慙而去女仙圖

王琨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嵩憚後娶樂
玄無子故以琨爲名立以爲嗣南史

王藻尙宋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瑗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

死。主與王氏離婚。南史

龍姐寧王愛姬。王宴客妓妾皆在。獨龍姐無得見者。李太白特酒強之。迺設七寶簾。使龍姐隔簾而歌。唐史